

欧盟的多极化认知和中欧多边合作

□ 金 玲

〔提 要〕 欧盟对多极化的认知随其国际地位变化而变化。冷战结束后，欧盟一度寻求对多极化进行战略塑造。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后自身国际地位的下降，欧盟对多极化趋势呈现战略焦虑。随着多重危机的演进，欧盟开始对多极化进行战略反思，逐渐接纳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现实，并力求通过战略自主成为其中的一极。虽然欧盟多极化的认知不断变化，但其认知一直包含“多极化与战略稳定”“多极化与大西洋关系”“多极化与多边主义”“欧盟国际地位”等维度，上述维度也构成中欧多极化之辩的核心。中欧关于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认知存在分歧，但也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事实上，中欧双方的多极化话语体系都蕴含着规范性追求，包括反对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多元化、平等合作等，这是双方在多极化格局下多边合作的基础。

〔关键词〕 欧盟、多极化、多边主义、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 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4.1, D8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5) 1 期 0094-24

随着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日益被接受为基本态势。欧盟作为独特的国际行为体，在经历对多极化的战略焦虑后，逐渐接受多极化日益成为现实，并调适自身的对外战略，努力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尽

管如此，当前欧盟内部对多极化国际格局的秩序基础和欧盟如何成为“一极”并无共识。在欧盟多极化话语体系演进过程中，“多极化是否会引发世界失序或不稳定”“多极化与大西洋关系”“多极化与多边主义”“多极化中的欧盟地位”是欧盟辩论多极化的主要维度，既是影响其多极化立场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中欧围绕多极化和多边主义之争的核心。

当前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转型和秩序重塑都走到关键十字路口。面对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美国日益崇尚权力政治、单边主义，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名，护持其霸权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再次“退群”，无视多边规则，滥用关税工具，已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对“特朗普效应”，欧盟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如何选择，中欧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能否合作都具有世界性影响。厘清欧盟多极化立场演变及其底层逻辑，分析其多极化立场中的主要考量并与中国立场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弥合中欧在多极化问题上的认知差距，推动中欧在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和务实合作。

中欧作为国际社会的两大力量，虽在多极化立场上不尽相同，但在多极化的规范性目标上并无根本冲突。面对多极化格局日益深化，欧盟虽已校正“多边化多极化”（multilateralize multipolarity）战略目标，从地缘政治视角寻求战略自主，但仍反对单边主义、“脱钩断链”、新冷战，总体上依然拥抱多边主义，主张更开放的全球合作，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领域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权问题上持开放立场。欧盟的基本立场和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多极化的追求无根本冲突，可以共同统一在寻求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目标中。

一、欧盟对多极化认知的演变

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极”“单极”“两极”“多极”等概念并没有一致

的认识，有主张“极”的概念以大国（power）为中心的力量多极化（power polarity），也有主张“国家集团”（cluster）为视角的。^[1]当然，“国家集团多极化”（cluster multipolarity）并非指超过两个对立集团，而是指尽管不同的集团也相互对立，但集团内国家的联系松散，不同集团之间的互动和交叉更加简单。^[2]因此，“国家集团多极化”不仅分析大国之间关系，还分析不同力量的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极”的概念也不断超越“硬实力”范畴，纳入“认知”“身份”等社会要素。^[3]

相比多极化的理论发展，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多极化的认知并无统一标准。其中，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多极化”长期主导话语体系，但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多极化不断纳入国家集团以及非政府行为体视角，同时还考虑认知、身份以及规范等社会要素。总体上看，欧盟的多极化话语体系发展与国际格局和秩序发展转型同频。冷战结束、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克里米亚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都作为重大节点塑造欧盟的多极化话语体系，也见证其多极化立场变化。从认知多极化的趋势到接受多极化的现实，从排斥和预防多极化到塑造多极化，并最终走向强化自身作为多极化的一极地位，反映欧盟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对外战略不断调整的进程。

（一）冷战结束后欧盟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战略塑造

冷战结束后，世界是单极还是多极成为新现实主义的核心理题。^[4]尽管如此，由于欧盟特殊的行为体身份，多极化在欧盟中并非主导性话题。法国

[1] “多极”和“多极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它的引入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该政策最初认为世界在军事上仍存在两极，但在经济和其他领域迅速转向多极化。此后，实际上直到冷战结束后，关于“多极化”概念的研究才开始，这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变化。详见 Goedele De Keersmae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14.

[2] Goedele De Keersmae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19.

[3] *Ibid.*, p.23.

[4] *Ibid.*, p.111.

是欧盟中最早也是最广泛使用“多极化”的国家。进入 21 世纪，“多极化”开始逐渐出现在欧盟官方话语体系中，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欧盟虽未在其第一份安全战略文件中提及多极化，但有观点认为“战略中明确与不同的地区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就意味着其认识到多极化的现实”。^[1]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欧盟有限的多极化话语主要特征是欧盟作为重要的一极塑造即将到来的多极化，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对多极化的排斥。

法国媒体对多极化的讨论热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到 2003 年法美围绕伊拉克战争冲突之时达到顶峰。其间，包括政治学者和决策者为多极化辩护，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刊登法国决策者和政治家们演讲的公共事务网站上。^[2]上述发展态势表明法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知并非边缘化现象。在讨论法国内外政策的国际背景时，谈论多极化似乎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做法，大多数这些类型的文本并没有质疑新兴国际体系的多极化特征。^[3]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认为世界多极化不可避免，希拉克政府时期的法国外长韦德里纳（Hubert Vedrine）也明确表示世界正走向多极化。^[4]1997 年中法第一份联合声明认为，世界正在从原有的两极体制向多极化过渡，还表示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科技领域取得更强的平衡，^[5]这也反映了法国对多极化世界体系的认知和期待。

法国主导的多极化辩论随后不断上升至欧盟层面。2000 年欧盟和印度宣布双方是塑造新兴多极世界的重要伙伴，2001 年双方认为彼此是多极世界中的全球行动者。^[6]2002 年，欧盟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

[1] Álvaro de Vasconcelos, “An Open Europe in a Multipolar World: Lessons from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 October 2007, <https://institutdelors.eu/wp-content/uploads/2018/01/etud60-adevasconcelos-presidportugal-en.pdf>.

[2] Goedele De Keersmae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161.

[3] *Ibid.*, p.157.

[4] *Ibid.*, p.161.

[5] 《中法联合声明 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外交部网站，1997 年 5 月 16 日，https://www.mfa.gov.cn/zyxw/199705/t19970516_269837.shtml。

[6] European Commission, “EU-India Summit Lisbon,” June 28, 200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pres00229>.

将多极化作为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原则，他的继任者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也表示欧盟是多极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欧盟的反对，“多极化”从未写进中欧联合声明，但2003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却有相关表述。文件指出“中国对多极世界的地缘政治愿景，以及中国将欧盟视为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也为提高欧盟的知名度提供了有利的背景”。^[1]由此可见，彼时欧盟从自身地位出发，对多极化持接纳立场并寻求塑造多极化。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欧分歧加剧欧盟内部围绕多极化的争论，也凸显英法德三大国的不同立场和主张。法国总统希拉克反对伊拉克战争，公开主张更加多极化的世界。2004年11月，希拉克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演讲中表示“只有认识到多极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新现实，我们才能成功地建立一个更健全、更公平的国际秩序”。^[2]《纽约时报》曾报道法国和德国的多极化立场，认为多极化是法国的外交信条，报道还认为尽管德国外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表示不希望与美国成为竞争对手，但日益掌控外交权能的德国总理府却从未明确表示与法国的多极化立场保持距离。^[3]希拉克的多极化主张受到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批判。针对法美分歧以及希拉克的多极化主张，布莱尔表示不希望欧洲将自己置于美国的对立面，称这将是“危险的和破坏稳定的”，他指出法国的多极世界愿景将有不同的权力中心，并很快发展成为敌对的权力中心。^[4]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对多极化的战略焦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欧盟范围内的多极化辩论更加广泛。与此前

[1] European Commission, “A Maturing Partnership - 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3:0533:FIN:EN:PDF>.

[2] “Chirac Calls for Multi-Polar World,” DW, November 19, 2004, <https://www.dw.com/en/chirac-calls-for-multi-polar-world/a-1401628>.

[3] John Vinocur, “The World: Between Two Continents, Schröder Tries to Juggle France and America,” November 16,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11/16/weekinreview/the-world-between-two-continents-schroder-tries-to-juggle-france-and-america.html>.

[4] Sarah Hal, “Blair: Chirac’s World View ‘Dangerous,’” The Guardian, April 28, 2003,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3/apr/28/uk.world>.

接受和塑造多极化立场稍有不同，欧盟开始担忧多极化，重点是忧虑自身在多极化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国际秩序可能的失范。

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的危机，暴露了超级自由主义的深层次脆弱性，刺激了关于多极化取代美国单极化的辩论。法国一如既往主张促进多极化。2014年G20峰会前，法国时任外交部长劳伦特·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多次表示法国希望一个有组织的多极世界来实现稳定。^[1]当然，此时的法国对于国际格局是零极、单极还是多极亦无共识，不过都不同程度认同世界正处于多极化进程中。相比法国对多极化的热情，德国则审慎地避免提及多极化。期间，默克尔总理鲜有提及多极化。德国甚至在其2014年对外政策评估报告中多次提及全球力量转移，尤其是新兴大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却未提及多极化。^[2]

与此同时，多极化在欧盟层面的讨论日益普遍。欧盟一方面逐渐接受多极化现实，另一方面又焦虑其不确定性前景。2009年时任欧盟对外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表示世界正在迅速变得多极化，她强调权力不仅从旧的西方转移到东方和南方，还从政府转移到市场、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表示多极化与多边化不同，并明显表现出对多边化的偏好，认为多边化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3]此后，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多次提及多极化。他一方面表示21世纪的头十年已见证了多极化世界的逐渐出现，认为其是一个由诸多全球和地区力量组成，还包括相关机制和组织以及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巴罗佐对多极化世界充满担忧，将其描述为更不稳定、更不可预测，用欧洲曾经的“大国协调”类比彼时的多极化，甚至提出避免在全球层面出现多极

[1] Goedele De Keersmae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p.163-164.

[2] 参见德国外交部2014年发布的对外政策评估报告，<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692042/cef1f6308ebdb0d2d7c62725089c4198/review2014-data.pdf>.

[3] Catherine Ashton, “EU-India Relations Post-Lisbon: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June 23, 201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10_336.

化模式。^[1]当然，除了布鲁塞尔外交政策圈经常提及多极化，欧盟委员会研究总司2009年也设置了“面对多极世界”的欧洲研究项目。

此时，欧洲学术界对多极化的讨论虽有焦虑，但立场相对积极。学者也认为多极化世界正在出现，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相互依赖的多极化”，认为多极化的现实与“相互依赖”共同构成冷战后国际秩序转型的两个基本维度。^[2]各方对“多极化”前景以及欧盟的作用观点各异。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站在多极化的门槛上，多极化的形态还没有被严格定义，欧洲应该、能够而且必须在多极化世界中发挥作用，否则就可能被边缘化。^[3]2010年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撰文指出多极化的两种可能前景：一种是不同力量的“极”组成敌对阵营，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对抗，这是多数欧洲国家不舒服的方式。另一种是理想的多极化，是多边主义的多极化，并指出欧盟必须积极塑造多极化，推动其走向多边主义。^[4]比利时学者斯万·毕斯普(Sven Biscop)则在同年撰文表示多极化世界的未来是否导致更多竞争还是合作并不可知，面对日益多极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欧盟需要明确的战略。^[5]

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对多极化立场经历了从“塑造”到“焦虑”的转变，也体现在其与主要战略伙伴峰会的联合声明中。以欧印峰会为例，2000—2008年双方的峰会联合声明中一直都有“多极化世界”的表述，但自2009

[1]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 June 18, 2010,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14399>.

[2] Giovanni Grevi, “The Interpolar World: A New Scenario,” EUISS, June 26, 2009, <https://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interpolar-world-new-scenario>.

[3] Richard Higgott, “Multi-Polarit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Normative Aspirations and Practical Limits of EU Foreign Policy,” April 2010, <https://warwick.ac.uk/fac/soc/pais/research/csgr/garnet/workingpapers/7610.pdf>.

[4] Charles Grant and Tomas Valasek, “Preparing for the Multipolar World: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2020,” December 2007,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e783_18dec07-1376.pdf.

[5] Thomas Renard and Sven Biscop, “A Need for Strategy in a Multipolar Worl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EU after Lisbon,” Security Policy Brief, No.5, 2010, https://aei.pitt.edu/14426/1/SPB-5_EU-Strategy-for-a-Multipolar-World.pdf.

年以后，欧印峰会声明不再提及“多极化”，取而代之更多使用“多边主义”。中欧联合声明中“多极化”的缺失，或许更能说明欧盟对多极化的焦虑立场。中国一贯主张国际格局多极化，但即使在欧盟自身对多极化持开放立场的时期，双方联合声明也从未见多极化的任何表述，相比之下多边主义几乎未曾缺席。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多极化”也从未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任何盟情咨文或欧盟的安全战略文件中。由此可见，战略焦虑下的欧盟应对多极化核心目标是“多边化多极化”，甚至表现出将多极化同多边化对立起来的态势。

（三）多重危机驱动欧盟战略反思多极化

事实上，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欧盟一直未能走出经济、政治、安全以及一体化等不同领域的多重困境。欧洲多重危机是国际格局深刻重塑的现实表现。从克里米亚危机、特朗普第一次胜选到乌克兰危机爆发，欧盟被迫接受多极化的现实，也开始了对多极化的战略反思。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德国学者弗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撰文表示，“新兴大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表明世界政治不再由欧洲发生的事情所定义，即使欧洲正在酝酿一场重大冲突。国际体系已经变得如此多极化，以至于非欧洲国家现在可以选择追随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感到有义务站在东方或西方一边。”^[1]以2016年欧盟出台的安全战略为标志，欧盟开启了应对多极化的反思之路，成为推动欧盟对外政策务实调整的关键力量。2016年《欧盟安全战略》表示，面对更不稳定和更不安全的世界，欧盟仅有软实力是不够的，需要更多强调自身的利益和韧性。^[2]

与对多极化战略焦虑阶段相比，欧盟在战略反思阶段对多极化的认知出现显著变化。与此前对多极化的排斥，甚至将其与多边化对立起来的立场相比，

[1] Volker Perthes, “Europe in a Multipolar World,” June 9, 2014,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volker-perthes-proposes-two-scenarios-for-the-eu-s-global-role--with-the-test-coming-in-ukraine>.

[2] EEAS,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une 2016,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gs_review_web_0.pdf.

欧盟对多极化呈现更加接纳的立场，或者说更加正视多极化的现实。最显著的表现是德国开始更多提及多极化，时任总理默克尔曾长期对多极化态度审慎，但2016年在面向联盟党年轻议员的讲话中公开表示世界的多极化已很明显，并认为德国难以成为一极，但拥有5亿人的欧洲可以。^[1]在此后的多次公开演讲中，默克尔都提及多极化现实。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和外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多次使用“多极化”描述国际现实，德国更是在其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使用“多极化”，表示“全球秩序也在发生变化，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出现，21世纪的世界是多极化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时代”。^[2]

欧盟层面，除了领导人更广泛讨论多极化，这一概念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欧盟官方文件中。2017年英国脱欧后，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未来》白皮书中，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前言中表示欧洲需要在多极化世界中发挥作用。^[3]2021年欧盟在其《战略前瞻》报告中明确多极化的全球秩序。报告认为欧盟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一极”，将继续利用其紧密的国际伙伴关系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共同反对敌对力量和应对共同挑战。^[4]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出台的《安全和防务政策战略罗盘》认为世界处于充满竞争的多极化状态，并面临权力政治的回归。^[5]2024年7月，“多极化”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理事会决议中，意味着欧盟第一次在成员国层面共同接纳多极化的判断，尽管各国对如何应对多

[1]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 Angela Merkel,” April 2016,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75954/780724/cb113d47888abfbf410b78ff066acf7/48-2-bk-data.pdf?download=1>.

[2]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Robust. Resilient. Sustainable. Integrated Security for Germany,” June 2023, <https://www.nationalesicherheitsstrategie.d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EN.pdf>.

[3]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March 1, 2017,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b2e60d06-37c6-4943-820f-d82ec197d966_en?filename=white_paper_on_the_future_of_europe_en.pdf.

[4]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September 7, 2021,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strategic-planning/strategic-foresight/2021-strategic-foresight-report_en.

[5] EEAS,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se,” March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trategic_compass_en3_web.pdf.

极化立场各异。有趣的是，随着欧盟对多极化话语的接纳，2017年以后多极化在欧印峰会联合声明中再次出现。

伴随对多极化的接纳和战略反思，欧盟应对多极化的目标也出现调整。如果说在战略焦虑阶段，欧盟回避多极化，其目标是“多边化多极化”，到战略反思阶段，欧盟应对多极化的目标是寻求战略自主，努力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以马克龙的索邦演讲提出维护“欧洲主权”及其后的欧洲战略自主话语构建为起点，到2019年冯德莱恩明确提出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再到马克龙访华后明确提出欧洲“第三极”地位，欧洲日益接受多极化现实，并不断调整自身国际战略定位。2019年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指出，新两极世界下欧洲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呼吁欧洲成为政治和战略行为体，从主权、地缘政治和实力角度看待世界。^[1]2024年6月欧洲理事会决议指出，“世界变得更加对抗、交易性和不确定性。欧盟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新的多极地缘政治背景下维护欧盟作为全球战略参与者的雄心壮志和作用。”^[2]以上所有对欧盟战略目标的清晰表达都意味着多边主义已不再是欧盟的优先目标，维护欧盟的战略一极地位才是。

二、欧盟多极化认知的主要维度

欧盟多极化话语演变进程不仅反映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还体现欧盟的特殊国际行为体身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国际战略的调整。欧盟的多极化认知并非仅从力量格局的视角出发，而是与一系列国际秩序根本问题相关，主要涉及“多极化和稳定”“多极化和美国霸权国际秩序”“多极化和多边主义”以及“欧盟的国际地位”等议题，欧盟在不同时期对多极化的不同立场，与其对上述关键议题的认知密切相关。

[1] “The French President Interview with the Economist,” *The Economist*, November 7, 2019.

[2] 参见2024年6月27日欧洲理事会决议相关记录，<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qa31blga/euco-conclusions-27062024-en.pdf>。

（一）多极化与国际秩序稳定

“多极化是否导致混乱和失序”是影响欧盟多极化认知变化的首要变量。希拉克将多极化作为法国对外政策目标，恰是因为多极化被认为有助于世界稳定。他经常表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只能通过多极化力量分配实现，多极化具有刚性两极体系不具备的灵活性。^[1]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前几个月，希拉克宣称：“面对盲目国际对抗可能导致的政治混乱，法国正在参与一个多极世界的建设。”即使是对多极化持相对负面认知的萨科齐，也不认为多极化必然导致不稳定，相反会形成新的“大国协调”的基础。同样，时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也曾对多极化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持积极立场。他针对“零极世界”的混乱，表达对有组织多极世界的期待，认为法国希望采取行动推动出现一个“有组织的多极世界”。^[2]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背景下，欧洲仍有观点认为多极化并不必然导致不稳定，认为在缺乏代议机构、区域整合、有效平衡和外交沟通渠道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不稳定。欧盟的价值观能够为新兴秩序稳定作出贡献，因为其中许多价值观是欧盟国际认同的核心——多边主义、区域主义、多元化、灵活性和外交，可以帮助创造稳定的多极化所依赖的规范条件。

但受自身历史经验影响，在多极化与稳定的关系上，欧洲主导性观点普遍受到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两极体系是一个固有的稳定系统，而多极化是不稳定的，因为两极体系可以有效地平衡权力，大国之间争斗的机会更少，误解的机会也更少。按照沃尔兹的理论，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两极结构是稳定的，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混乱的多极体系。^[3] 巴罗佐曾援引梅特涅的均势原则，表示欧

[1] Goedele De Keersmaec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164.

[2] “Speech by Mr. Laurent Fabiu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Fran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French Policy Planning Staff,” November 13, 2013,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Speech_by_Laurent_Fabius_for_the_40th_anniversary_of_CAPS_-_Nov_13_2013_cle47f111.pdf.

[3] Emma Ashford and Evan Cooper, “Assumption Testing: Multipolarity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ipola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2, 2023, <https://www.stimson.org/2023/assumption-testing-multipolarity-is-more-dangerous-than-bipolarity-for-the-united-states/>.

洲历史的大量证据显示多极化战略的危险。他认为现代欧洲历史的悖论是为了避免帝国和霸权的出现，寻求建立多极均势，但最终以大国的暴力竞争结束。^[1]

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大转型的背景下，欧盟强化多极化权力政治视角，忽视其规范性内涵。当前的国际政治乱象强化了欧盟的多极化不稳定论。2020年默克尔在世界经济论坛提及多极化时，亦是强调多极化环境下，不同地区之间紧张程度上升，权力的起落带来不确定性，会造成更多的紧张局势。^[2]2023年德国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明确表示国际和安全环境正变得更加多极化，越来越不稳定。当前，虽多极化日益进入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文件中，但出于对多极化引发国际竞争与冲突的担忧，欧盟普遍认为当今国际社会乱局是因多极化而起，仍很大程度上拒绝赋予多极化规范性内涵，从权力政治的维度透视多极化。2023年朔尔茨在联合国演讲中就明确拒绝多极化的规范性属性。

（二）多极化与跨大西洋关系

由于美国在国际体系的霸权地位以及欧美特殊价值观和利益联系，加之欧盟的力量模式和影响力成长于美国霸权制度体系下，跨大西洋关系一直是欧洲对多极化认知不可分割的维度。一定程度上，各国对外政策中的“欧洲主义”还是“跨大西洋主义”的分野，决定其支持还是反对多极化立场。通常，欧洲主义者更倾向支持多极化以及欧盟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但面临来自大西洋主义者的压力。

对希拉克来说，欧洲一体化有平衡美国霸权的意义，他希望通过推动多极化世界遏制美国危险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即使如此，为了回应欧洲范围内的质疑，希拉克在伊拉克战争后也表示多极化并不是挑战和削弱美国实

[1]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 June 18, 2010,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14399>.

[2] “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Merkel at the 2020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on 23 January 2020 in Davos,”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speech-by-federal-chancellor-merkel-at-the-2020-annual-meeting-of-the-world-economic-forum-on-23-january-2020-in-davos-1716640>.

力。相反，它是一种描述世界观的方式，“跨大西洋关系应该加强”。^[1]

法国多极化立场中蕴含反对美国霸权、制约其单边主义的规范性立场。但是，寻求对美独立性的政策目标在欧远未形成共识。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施罗德虽与希拉克共同反对战争，但他也反对多极化的提法，尤其反对欧洲试图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一极”。^[2] 欧盟《2003年安全战略》出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应对“新老欧洲”围绕伊拉克战争产生的分歧，其强调的有效多边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对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回应。但为了平衡，该战略仍突出强调欧美关系在建立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2009年面对新兴大国崛起，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Javier Solana）指出，“今天的世界日益分裂为系统内和系统外国家”，暗指欧美是唯一的系统内国家，凸显双方的共同体命运。^[3]

当前，在欧洲反思“多极化”和寻求战略自主进程中，跨大西洋关系依然是最具争议的问题。马克龙清晰表达欧盟成为“第三极”的重点是避免盲目追随美国。他在2023年访华结束后表示，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是它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这阻碍了欧洲建立战略自主性。^[4] 马克龙的“第三极”立场在欧洲引发争议之强烈，同样体现了跨大西洋关系在欧洲多极化辩论中的重要地位。德国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关于多极化的提法在欧洲遭到广泛批评。有观点认为对多极化的承诺是“弱化”跨大西洋联盟重要性的代名词，言下之意是，当德国谈到多极化时——当法国使用这个词时更是如此——那么首先其意图是使欧洲本身成为一极，而不是与美国形成一个共同的极。^[5]

[1] Chicago Tribune, “A Peek at Chirac’s ‘Multipolar,’” February 6, 2004,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2004/02/06/a-peek-at-chiracs-multipolar-world/>.

[2] Goedele De Keersmae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178.

[3] Javier Solana, “Europe’s Global Role: What Next Steps,” Oxfordshire, July 11, 2009.

[4] 《马克龙访华后表态“战略自主”令美“破大防”，美法舆论显温差》，澎湃新闻，2023年4月1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666582。

[5] Stefan Mair, “In Defense of Multipolarity,” November 17, 2023, <https://ip-quarterly.com/en/defense-multipolarity>.

（三）多极化与多边主义

对于欧盟来说，多边主义既是目标，也是工具和价值，是欧盟身份的核心，是欧盟促进价值观和维护利益的战略。^[1] 在多边机制下，欧盟拥有独特的优势，不仅拥有超过其规模的代表性，还因为自身一体化实践，在多边机构中拥有更好的谈判能力，助其维护利益和价值。“长期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中，对外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发挥超越自身实力的国际影响力。”^[2] 出于自身的力量特征，欧盟一直将多边主义作为规范和约束权力政治的机制。由此，多边主义是决定欧盟多极化认知的决定性考量之一，在“多边化多极化”目标受挫后，欧盟已在一定程度上将多边主义与多极化对立起来，认为多极化会削弱多边主义。

事实上，在法国的多极化话语体系中，多边主义一般被视为多极化的基本要素之一。那些像希拉克一样相信多极稳定的人，认为多边机构可以限制霸权的权力。法国时任外长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也明确提出通过多边主义组织管理多极化的观点，强调多极世界必须是多边的，而不是以威胁和对抗为手段的新力量平衡基础上的世界。^[3] 面对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加剧，法国的“印太战略”同样体现了上述立场，“在单边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法国的优先事项是提出一个替代性方案：在法治和自由流动以及公平高效的多边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极秩序。”^[4]

面对新兴大国力量上升，巴罗佐在表达对多极化引发不稳和失序担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多边化多极化”的期待。2010年在论述“多极化和多边

[1]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September 11, 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2071/EPRS_BRI\(2020\)652071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2071/EPRS_BRI(2020)652071_EN.pdf).

[2] Anthony Dworkin and Richard Gowan, “Rescuing Multilateralism,” June 25, 2019, https://ecfr.eu/publication/rescuing_multilateralism/, https://ecfr.eu/publication/rescuing_multilateralism/.

[3] Goedele De Keersmaec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167.

[4] “The Indo-Pacific: A Priority for France,” France Diplomacy, November 2022, <https://www.diplomatique.gouv.fr/en/country-files/regional-strategies/indo-pacific/the-indo-pacific-a-priority-for-france/>.

主义关系”演讲中，他指出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上升稀释了大国影响力，加上多极依赖将刺激多边机制强化。因为，在多极依赖的大国关系中，彼此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福利取决于相互合作；有序和可预见的成果需要建立国际规则；为应对全球相互依赖，需建立规范性框架。他还指出，21世纪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取决于将上升的力量融入共同的国际领导力的努力中，全球力量均衡或许可能限制霸权单边主义，但自身无法阻止不同极的单边战略，多极化可能是全球多边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1]

在对多极化进入战略反思阶段后，欧盟逐渐将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对立起来。早在2014年，有学者就指出多极化作为全球力量再分配过程，并不意味着支持多边主义的合作体系直线发展，事实上它的反面正日益显现，多极化让多边主义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2]2017年德国G20峰会前欧洲智库学者表示当前应对国际事务，国际社会面临两种不同的方法，即全球治理与大国协调，换言之，是选择多边主义还是选择多极化。^[3]

目前，欧洲还普遍存在将多边主义和多极化对立的立场，认为彼此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换句话说，多极化的强化是多边主义衰落或失灵的原因。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谈及多边主义和多极化问题时表示，在多极化世界中，各国愿意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维护自己的地位，导致出现了一个日益交易性的国际体系，该体系以双边协议而非全球规则为基础。这种新的多极化助长异议，导致国际体系越多极化，多边主义越困难。^[4]

[1]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 June 18, 2010,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14399>.

[2] Zaki Laïd, “Towards A Post-hegemonic World: The Multipolar Threat to the Multilateral Order,” April 25, 2014,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35302105.pdf>.

[3] Josef Janning, “The Hamburg G20: A Clash of Competing Visions of World Affairs,” July 2017, 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hamburg_g20_a_clash_of_competing_visions_of_world_7209/.

[4] Josep Borrell, “Multipolarity Without Multilateralism,” September 24, 2023, https://www.ceas.europa.eu/ceas/multipolarity-without-multilateralism_en.

实践中，欧盟虽然进行地缘战略转型，但仍希望超越力量格局视角，寻求调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朔尔茨指出，“我们如何确保多极世界也是一个多边世界？我们如何才能创造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截然不同的权力中心能够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而可靠地互动？”^[1]朔尔茨因此呼吁在多极化世界中进行更平等的全球合作，并强调“任何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求秩序的人都必须从联合国开始”。^[2]与此同时，2023年8月，马克龙在使节会议的演讲中呼吁深刻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除非将一些此前被排除在国际机制外的国家纳入，否则只能允许替代性秩序出现，西方的体系将走向边缘化。^[3]无论是马克龙还是朔尔茨，事实上都跳出了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对立的视角，希望以更包容的多边秩序应对多极化，而不是固守欧洲中心的多边主义机制、规则和模式。

（四）欧盟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国际地位

在欧盟多极化认知变化进程中，最开始或最终极的问题都是欧盟地位问题，也因此一直伴随着欧盟多极化辩论进程。从“塑造”多极化态势，到“多边化多极化”，再到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求战略自主目标，核心都是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战略定位。

法国的多极化话语体系自始至终都包含法国作为大国的战略诉求。希拉克的多极化立场有规范单边主义和寻求多边主义的诉求，同时也反对新的中美两极。^[4]法比尤斯呼吁多极未来时，同样拒绝中美两极。他认为对欧洲和东盟等国家来说，这将导致战略独立性丧失，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导

[1] “Special Address at Davos 2022 by Olaf Scholz, Federal Chancellor of Germany,” May 27, 2022,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5/olaf-scholz-speech-to-davos-2022-in-full/>.

[2] “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Olaf Scholz at the 78th General Deb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9, 2023,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news/speech-by-chancellor-scholz-2224546>.

[3]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t the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 August 28, 2023, <https://www.elysee.fr/admin/upload/default/0001/15/68ca793aaf44c90fd79cbf1bc3a234e71c3e1d57.pdf>.

[4] Goedele De Keersmaecker, *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 p.164.

致被迫在双方之间作出选择。马克龙的欧洲的“第三极”主张同样蕴含“欧洲被边缘化”的战略焦虑。

当前，为了应对不可避免的多极化态势，欧洲层面几乎就战略自主达成共识，成为重塑其国际战略的新定位。新的战略定位下，欧洲一体化逻辑正从“在内部规范权力”向“在外部构建权力”转变，一体化目标意在提高成员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能力，提高成员国独立于外部力量的实力。^[1]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其研究报告中更明确指出，欧洲主权不是从成员国获取，而是从其他大国，尤其是中、美、俄手中恢复其失去的主权。不是要结束相互依赖，而是要实现自主决定政策，有效进行谈判以更好地融合和撬动欧洲不同的影响力，提高成员国独立于外部力量的能力。^[2]朔尔茨2023年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同样明确了多极化国际格局下，欧洲的关键问题是继续成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体。^[3]

三、中欧多极化之辩

与欧盟相比，中国的多极化认知和立场更多表现出连续性和一致性。学界和官方相对一致认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避免，推动世界多极化也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目标。中国的多极化认知从来就超越权力政治视角，并一直不缺乏规范维度。在中国多极化话语体系中，“世界多极化”不仅与“经济全球化”相伴，也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同行，更与“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不可分割。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多极化的规范性属性。

[1] Mark Leonard and Jeremy Shapiro, “Strategic Sovereignty: How Europe Can Regain the Capacity to Act,” June 25, 2019,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strategic_sovereignty_how_europe_can_regain_the_capacity_to_act.

[2] *Ibid.*, pp.13-14.

[3] Olaf Scholz, “The Global Zei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germany/olaf-scholz-global-zeitenwende-how-avoid-new-cold-war>.

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曾区分“战略性多极化”目标和“规范性多极化”目标。“战略性多极化”与物质力量(军事和经济资源)有关,而“规范性多极化”寻求通过全球层面共享的规则、原则和目标来维持国际秩序。在全球层面适应来自不同权力中心的规范和做法是这一观点所固有的。^[1]“战略性多极化”还是“规范性多极化”或许也是中欧多极化之辩的核心问题。由于中欧在国际格局重塑和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不同地位,加上不同的政治和历史文化,欧盟对中国的多极化主张更多从权力政治视角解读,并以欧洲中心视角理解,引发双方在多极化问题上的诸多失配,尤其集中体现在“多极化是否会引发冲突”“多极化是不是意味着反美”“多极化是不是与多边主义冲突”三大核心问题上。

(一) 多极化是否必然引发冲突

尽管欧盟范围内对“多极化与稳定”关系并没有共识,但目前主导性立场是多极化世界充满竞争和冲突,是不稳定的根源,并将当前国际乱象归结于多极化发展。欧洲历史上“大国协调”以及当前国际乱象强化了欧盟上述认知。但是欧盟的“多极化引发冲突和失序”认知基础是权力政治。欧盟质疑中国的多极化立场亦基于此,认为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意在利用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寻求地区霸权,重塑国际秩序。早在2011年欧洲智库报告就认为中国未来可能效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实力政策。^[2]当前,欧盟更是不断质疑中国推动多极化的战略意图,对中国的多极化主张有诸多误读。

中国的多极化立场蕴含独立、平等、合作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自始至终,中国的多极化立场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相伴。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

[1] Amitav Acharya,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FES Briefing Papers, December 2004, p.2,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iez/global/50101.pdf>.

[2] Charles Grant and Tomas Valasek, “Preparing for the Multipolar World: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2020,”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e783_18dec07-1376.pdf.

要各国合作应对，核心是国际体系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996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明确阐述中国多极化立场所蕴含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表示21世纪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在未来的多极格局中，无论是主要大国，还是区域性国际组织，都将是国际社会中独立自主、平等合作的一员，未来的多极体现了尊重、平等、信任和互助的国际关系原则，共同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1]

随着多极化格局深入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主张，更清晰阐明中国多极化主张的规范性追求。“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不仅重申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原则和目标，还提出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根本路径。^[2]2024年4月习近平在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时表示：“中德在世界多极化问题上有不少共通之处。多极化本质上应该是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的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3]显而易见，中国的多极化强调的是多样化制度和文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并非对抗和冲突。

（二）多极化目标是否反美

欧盟认为中国的多极化目标具有反美特性，是构建以中国为中心、“去美国化”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多极化话语体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超越了单纯的大国视角，纳入了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维度。中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整体作为和平力量的上升”是多极化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是核心诉求。中国

[1]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2]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23年12月2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2977.htm。

[3]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中国政府网，2024年4月16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5559.htm。

不仅认为新兴大国是推动多极化的重要力量，还认为欧盟、非洲、中东、阿拉伯世界以及东盟、非盟等区域性组织亦是多极化的推动力。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深刻重组，但中国始终认为多极化的世界力量中心发展，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多极化立场的规范性追求，决定其并不以反对任何具体国家为目标，而意在反对霸权和强权，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下，最大的不公正、不合理便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代表性不够、话语权不足，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受制于人，难以独立自主寻求自身发展道路。因此，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赋予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话语权，尤其是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是中国对多极化规范性追求，而并非以反对美国为目标，也无意寻求与美国类似的国际地位。

早在 1996 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谈到多极化时就强调多极化格局下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2009 年 7 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公开反对所谓“中美共治论”，认为其违背了世界多极化潮流，也不符合中国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面对百年变局下国际格局的深刻重塑，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包容、开放、多元的多极化立场的必然逻辑结果。

（三）多极化与多边主义是否矛盾

欧盟对多极化与多边主义的认知经历了“多边化多极化”到“多极化与多边主义冲突”的发展。在欧盟看来，今天的多边主义失灵是因为多极化格局下，不同“极”的竞争和冲突导致共识日益难以达成，由此产生“越多极化越少多边主义”的认知。在其中，欧盟也认为中国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主张对多边主义构成挑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其演讲中甚至公开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清晰，是系统性改变国际秩序，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

[1]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8 页。

际秩序。中国在多边机构的立场，明确表明其寻求替代性世界秩序的愿景。”^[1]

但是，中国的多极化立场与多边主义具有一致性的内在逻辑。规范性多极化，无论强调的是平等原则，还是追求的有序目标，多边主义都是路径。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2]2018年9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中国多边主义立场强调的最基本道理就是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3]其中，中国同样强调的是主权平等原则下的各方的公正参与，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再次强调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4]

近年来，中欧围绕多边主义和多极化之争存在多重错位。欧洲从权力政治视角理解多边主义式微，以欧洲中心视角强化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影响力的上升视为多边主义的挑战。但是，多边主义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并非源于此。当前多边机构合法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代表性不足。目前，普遍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超比例代表性问题，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显著不足，从根本上损害其合法性基础。而平等的代表权恰是中国平等、有序多极化的目标。再者，多边机制的有效性长

[1]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3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2]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7年1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政府网，2018年9月2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02/content_5318669.htm。

[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1年4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4/20/c_1127350811.htm。

期受到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蚀，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也是中国多极化的规范性目标。最后，在代表性和有效性同时缺位情况下，多边机构的国际认同也日渐不足，即使那些长期对多边主义持支持立场的国家也日益认为国际机构无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1]由此，多边主义正面临来自欧美国家内部的质疑。

四、多极化格局下中欧多边合作

中欧关于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认知存在分歧，但也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事实上，中欧双方的多极化话语体系都蕴含着规范性追求，包括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倡导多元化以及平等合作等。欧洲一些学者谈到了建立在相互尊重、多元化和承认不同观点基础上的多极秩序，因此，这种秩序不会以冲突为标志，而是以共存为标志。^[2]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值得重视，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政治家有必要为此负起责任。在多极化格局日益深化的当下，欧盟虽已校正“多边化多极化”战略目标，从地缘政治视角寻求战略自主，欧盟仍反对单边主义、“脱钩断链”、新冷战，总体上依然拥抱多边主义，主张更开放的全球合作，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领域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权问题上持开放立场。欧盟的基本立场和中国主张的平等、有序多极化的追求无根本冲突，共同统一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目标中。

尽管中欧关系经历起伏，但双方加强多边合作一直是战略共识。中国对

[1] Anthony Dworkin, "Three Crises and an Opportunity: Europe's Stake in Multilateralism," September 5, 2019,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ree_crises_and_an_opportunity_europes_stake_in_multilateralism/.

[2] Nathalie Tocci, "The Dem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Liber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November 2018, <https://www.iai.it/sites/default/files/iaicom1863.pdf>.

欧政策长期保持稳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认为欧洲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多极化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对欧政策将保持长期稳定，始终视欧洲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1]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洲是国际上两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首要的就是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2] 欧洲方面，以2003年《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为标志，欧洲明确了双方伙伴关系中的全球战略维度，^[3] 将推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责任作为未来中欧关系的首要目标。尽管2019年欧盟对华出现“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三重定位，但是，欧盟深刻认识到面对全球性挑战，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在欧盟《中欧战略展望》文件中，欧盟首先明确的是双方合作支持有效多边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并认为中国是欧盟应对国际和全球挑战的战略伙伴。^[4] 长期以来，加强多边合作几乎体现在双方所有的峰会联合声明中，特别是在面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单边主义威胁时，双方共同发出维护多边主义的战略共识，彰显了中欧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的全球性战略影响。

中欧多边合作同样具有实践基础。在中欧关系历史上，双方不乏围绕多边议题的密切协调与合作，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伊核协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气候变化问题上，尽管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国际排放格局变化和内部政策变化双重作用下，中欧分歧缩小、共识扩大，已成为推动建成国际气候治理统一框架的重要行为体，

[1]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2023年4月6日，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06/content_5750260.htm。

[2] 《习近平出席中法全球治理理论论坛闭幕式的欧洲领导人举行会晤》，新华网，2019年3月27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3/27/c_1124286654.htm。

[3] European Commission, “A Maturing Partnership - 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COM(2003) 533 final, 10.9.2003.

[4]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March 12, 2019,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1fedf472-1554-416e-8351-1346f80a4ff8_en?filename=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对气候变化机制发展作出最大贡献。^[1]《伊核协议》是中欧在全球安全治理议题上加强多边合作的重要案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后，中欧共同维护协议显示了双方共同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战略共识，但也凸显了在美国单边主义和次级制裁威胁下，维护多边主义道阻且长。在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上，中欧分歧并没有阻止双方的协调。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采取一系列单边经贸举措背景下，中欧不断联合发出支持全球化声音，携手设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作为解决贸易争端临时机制，以应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停摆困局。

当前中欧多边合作正受制于意识形态藩篱和过度地缘政治化思维困扰。近年来，欧盟对华认知日益朝向“制度性对手”定位，且该定位外延日益扩展。2021年4月博雷利在欧洲议会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强调与中国合作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但也突出了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一面。同期，冯德莱恩和博雷利联合就对华政策评估向欧洲理事会报告时指出，“中欧有根本的分歧，无论是经济制度、管理全球化、民主和人权以及如何与第三国打交道。”^[2]在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视角下，欧盟不仅从实力政治出发，理解中国的多极化主张和多边主义立场，还从“模式之争”“秩序之争”出发，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修正力量。应对多极化格局，欧盟尝试构建更为灵活的多边主义，扩大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伙伴关系，充满意识形态色彩，限制了双方多边合作潜能。事实上，中国的诸多倡议，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三大全球倡议”，都为中欧多边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但这要求欧盟超越竞争和冲突视角，回归合作、多元、开放、包容的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立场。

【责任编辑：宁国辉】

[1] Pietro De Matteis, “The EU’s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Diplomacy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June 15, 2012, <https://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eus-and-chinas-institutional-diplomacy-field-climate-change>.

[2] Stuart Lau, “EU Slams China’s ‘Authoritarian Shift’ and Broken Economic Promises,” Politico, April 25,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china-biden-economy-climate-europe/>.